

「身後有餘忘縮手」

——從《鐵達尼號》的歷史與傳奇到新版《鐵達尼號》電影的悲愴性

董挽華

交大共同科副教授

放眼世界，一九九七年底最撼動世人的災難史詩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自十二月十九日全球同步上映以來，至今已逾一百天。根據各方熱烈披露：「《鐵》片已引爆寰宇發燒效應——在多數國家都連續至今十五週以來，穩坐票房冠軍。」在台灣自不例外，果然創下了賣座首席佳績：「颶破台灣西片影史記錄，衝破三億五千萬元，強勢邁向台幣七億元大關」。而為舉世焦點所注目的，更是該片的全球影史第一的「搶錢」熱力。該片已然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今年二月廿三日早席捲了保有全球九億一千三百多萬美元票房最高記錄的《侏儸紀公園》，而到今天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一部票房衝破了十億，已然突出十二億，且被看好可能超越十四億美元的電影。在廿世

紀就快要成為歷史的本世紀末葉時分，舉世滔滔，觸目盡是金融風暴的威勢，情慾不倫的漩渦，不法之事的急流，人心荒蕪的暗礁，卻獨見《鐵》片一枝獨秀氣勢長虹，立於不敗不沉之地，甚至連中國大陸四月起也不讓各國專美於前，要放映《鐵》片了。筆者在稀罕納悶之餘，沉思頓悟，略見感發，不禁要擊節稱快，為文抒發一、二。

「鐵達尼現象」

清稿的此刻，新聞傳來，得悉此戲如今不但是全球影史賣座第一影片，更有甚者，近期這股強勢狂飆已然演成全球的「鐵達尼現象」，引得心理學家斷然開列：「集體感染」（Epidemic Contagion）的診斷書。原來舉世生發「鐵達尼癡」無算：有癡人竟觀賞《鐵》片多達四十次之多。有癡徒觀看《鐵》片而嚎啕大哭，回家即刻意沖淋冷水，以求與罹難大西洋者同受苦。也有癡者競相譴責看該片而不哭著為無情為鐵石。更有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者，夢中但見洪水滔滔，吞噬家園；或是夢見自己慷慨解危，駕起

快艇，拯救船難。而舉凡該片所激發的情事，有如：《鐵》號救生艇之快賣、《鐵》號上的傢俱重造上市、或者餐廳推出《鐵》號的「最後晚餐」，甚至《鐵》號原船模型玩具特賣等等，所在多有，嘆為觀止。凡此等堪稱繼戴安娜王妃遽然辭世之後，與舉世哀悼戴妃般，異曲同工地引爆普天下互動共感的又一奇特現象。這真是「鐵達尼號」再次從船難歷史，轉進上演最嶄新的再生傳奇——好一齣「戲外戲」了。

「鐵達尼號」的歷史與傳奇

這部《鐵》片如今儼然炙手可熱的天下一等強片，而其幕後所費不貲，自是天下一等貴重身價——這可是斥資美金兩億五千萬的一部鉅構。當初此片一開拍就話題不斷，製片過程多災多難，本身就活像是場大災難。有人說「它」太大，又有人說它一定會「沉」，或說「它」會失控——這個「它」一方面是說當年的那一艘船，一方面其實在說這部影史上最昂貴的電影。然而，如今這部喚做「一九九七年好萊塢最大的賭博」的電影，卻



硬是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配樂和主題曲共四項金球獎，且已榮耀今年奧斯卡獎最多項提名。而現今相關的發燒熱賣不但是前文略舉之種種特別之產品，更是所有相關書籍史料和原聲帶、相關音樂帶以及海報圖片和周邊商品等林林總總，一同捲入這個狂濤巨浪之中。那麼，現在先讓我們約略回顧一下有關「鐵達尼號」的歷史事件本事與其傳奇演出之主要相關的文字材料，然後再來分析當前《鐵》片它那擋不住的「傾城傾國」氣勢之深層魅力何在。

(1) 一八九八年摩根羅伯遜 (Morgan Robertson) 創作預言小說：《徒勞無功》(Futility) (小說中撞毀於冰山的豪華客輪也是名叫：《鐵達號》)

(Titan)。這是先於《鐵》號沉船的事實14年前，頗具有原創性的預言性創作。

(2)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深夜一：四〇，鐵達尼號在紐芬蘭島附近與冰山擦撞而於凌晨二：一八沉沒，一五〇三人隨沉船而喪命大西洋，成為歷史上最大海難。

(3) 一九五三年福斯公司拍攝《鐵達尼號》黑白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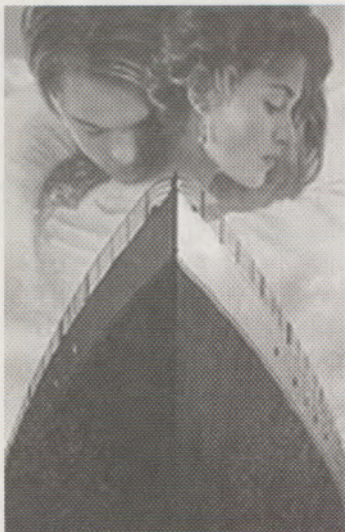
(4) 一九五五年華特勞德 (Walter Lord) 著作《鐵達尼號沉沒記》(A Night to Remember, 英文書名原義為：《記取斯夜》)，以報導文學再寫這段海難的歷史，成為暢銷書。

(5) 一九五八年好萊塢根據華特勞德原著，推出由肯尼斯摩爾主演的《鐵達尼號沉沒記》電影，轟動一時，當時一共發行了廿幾種語言的版本。

(6) 一九七二年福斯公司製作《海神號遇險記》影片，開創了氾濫於七十年代的災難片之樣式。

(7) 一九八五年美國德州石油鉅富傑克洛林出資，終於找到了躺在四千公尺深的海底之「鐵達尼號」殘骸，舉世震動。

(8) 一九八五年以後，「鐵達尼號」的東家「白星公司」(White Star House) 出版《慘劇成為傳奇的「鐵達尼號」》(Titanic... The Tragedy That Became A Legend) 一本薄冊子。



(9) 《鐵達尼號史》(Titanic History) 和《鐵達尼號的勝利與悲劇》(Titanic Triumph and Tragedy) 兩本書的面世。

自一九四三年以來，除去上述3部影片外另有3部相關的劇情片及3部記錄片。

一九九六年七月大導演詹姆斯·柯麥隆 (James Cameron) 自編自導，開拍《鐵達尼號》(Titanic) 電影，而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首映。這部電影就是本文析論的對象。



它是後來居上，竟牽動歷年累聚的「鐵達尼號」關懷」熱到最高點。這已經是這事件的第十次銀幕演繹，如今它不但成爲「全球影史賣座最高的『巨船』」，而且已有香港的影評，認爲這「無疑是最成功的一次」。因而柯麥隆原著的《鐵達尼號》一書也打進合衆國際社暢銷書排行榜，而且同時問其他五本有關《鐵》號的書籍也進了暢銷榜（其中有上述書籍，如：華特勞德的《鐵達尼號沉沒記》，也有其他《兩點鐘的鐵達尼號》（Titanic At Two）等書。

新版《鐵達尼號》的一顆「海洋之心」

綜合上述十一項相關的資訊，「鐵達尼號」航行遊走於歷史與小說之間幾近百年，難怪如今柯麥隆導演以史詩幅度重新詮釋，真是良有以也。雖然百年沉案，不免挾泥沙而俱下；而且在當前這部《鐵》片的光電充斥，特效發達的現代電影陣仗裡，觀眾或易迷眩；然而筆者仍以爲製作這部電影的一顆真心，或者筆者稱這心爲這位柯編導的「海洋之心」（The Heart of Ocean），本是清白可鑑的。有位長輩親人告訴筆者，她最欣賞本片最後，年老的蘿絲（Rose）「破」的一聲，把那顆價值連城的「海洋之心」丟回海洋的一幕。觀眾一定也都難忘這饒富深意的一幕。「海洋之心」這顆稀世鑽石，在本片裡原是象徵女主角蘿絲的真愛。此刻筆者將它借用來象喻本片柯編導斥資巨萬，曾不惜六次下海鑑賞「鐵」號沉船的殘骸，又堅持排除萬難，並嚴加考較，力求百分之百的完美而重拍《鐵》片的真心實意或「起初的愛」。

筆者感於柯編導如此一顆「海洋之

心」，遂比對著「鐵」號的史料，再三審視他所呈現在世人面前的電影新作。於是，筆者深深領悟到：無論就這艘「鐵達尼號」本身的歷史層面或虛構層面來看，它所以歷來長久爲世人紀念的原因，根本乃在於它的「悲愴性」和「傳奇性」兩項特質。而這部新版《鐵》片也在這兩方面頗有新穎獨到的闡發與火力集中的歸結，以致柯編導在編導本片之前，對此一沉船歷史事件感受了強烈震撼的原始感動力，便透過本片呼之欲出，沛然莫之能禦了。現在，筆者本文就先專門針對其中的「悲愴性」一項特質來析論一、二——

《鐵》片是悲愴性的末世寓言

一樁本世紀初期的沉船公案跨越了世紀，搬到現今這世紀的末了，再來做超級大播演；雖明知結局是必然無望的沉船，卻仍能緊扣人心，如醉如癡，此間的奧妙自然很是耐人尋味。那位八十七歲的老演員葛蘿莉亞·史都華（Gloria Stuart），在本戲中扮演一位即將屆滿一百零一歲的老婦人，即年老的蘿絲（Rose）。她演來

唯妙唯肖（曾獲本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的提名了）。試想一位活在世紀初的老者，歷劫餘生之餘，不但活著，還能將其身歷其境化作第一人稱的娓娓道白；這道白的洞察力、深刻度與說服性自然不言而喻。在本片中，環繞在這老婦身旁的「第一線」（或「最前線」）聽眾，從原本不信任到輕慢，直到聚精會神地洗耳恭聽老婦的「真實故事」，不都正好足以反射我們這些置身人類最大船難之外，作為「第二線」的觀眾，在遠自本世紀初期（或甚至自有人類以來），直到如今世紀末的歷史長廊裡，凡是學習一些生死攸關的生命經驗時，所可能遭遇的一切身心變化與成長歷程嗎？就像我們常把老人之言當成耳邊風，或是看作茶餘飯後的談助，也或有當真視為傳家拱璧的：這就端看我們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了。此所以目前有觀眾說本片很「通俗」，有的卻說它「典雅不俗」，有的說它「很好玩」，也有稱它為「迷思」，又有自它學到「謙卑」與「棒喝」的，更有感佩柯編導那「追求真善之誠意與戲劇性」的，而近日海峽

兩岸的政要，或江澤民，或章孝嚴，竟也各以《鐵》片作起政治文章來，不一而足。而極具公信力的美國影藝學院在三月二十三日即將頒發萬方矚目的奧斯卡獎，《鐵》片既已躋身影史上獲得極多獎項（十四項提名的少數影片之列，那麼，它很有可能就頭角崢嶸，又終因既全球叫座，又普天叫好而儼然乎名列經典之作，長留影史青冊，就快有一個客觀定論了。

而筆者檢視全片，雖再再發現它的向壁虛構與子虛烏有（如上述人瑞老婦人即是特別的創造），卻毋寧抱持謙和受教，甘受棒喝之心；而平心持論，筆者以為這部影片到了本世紀末時分，既重現了本世紀初的一場人類最大船難，更要藉由真實歷史和虛構情境的兩種手段來演義說法，好以此災難來向普天下示警，大有鞭策惕勵的成份在內，而針對正是活在世紀末的吾輩觀眾來說，見此一赫赫災難高度真實（或虛擬實境）地再現於目前，無論其間人人自危，脫序狂亂；或紛紛竄逃，顛倒失控，滾落海底喪命；或巨流沒船，終竟吞噬大約一千五百條人命等等，舉皆悲壯驚悚，鬼



哭神號，恍若讓人錯身人類末世之末日。所以簡單說來，筆者本文先主要對待《鐵》片有如一則自本世紀末預窺人類末世的寓言，而且是一則悲愴性的末世寓言。

經過本片柯編導的第十次，近乎集大成式的闡揚，除去一般世人所津津樂道的「傳奇性」（如生命至愛和高貴情操等）的揮灑自如之外，筆者特別感受到全戲「悲愴」性質的感染力。以下筆者就針對這則末世式寓言之悲愴性，略作解析——

(1) 從船名見真章：「Titanic」的船名宣告了人類那驕傲自大，不可一世的靈魂。「Titans」原本是希臘神話中的「泰坦神族」，是天神和地神所生的十二位巨人子女，來頭不小。因此「Titanic」這「泰坦神族的」尊貴形容詞，說的不但是「大力的」，更是「巨大無比的」；也不單是「力大無窮」而已，竟還指稱：「大有智慧的」呢。更有甚者，因其中某泰坦族類竟跟宙斯激烈爭勝，所以這個「Titanic」若一作小寫的字眼，兼又涵蓋「爭鬥的」、「暴怒的」之激情烈響。如此看在實際的世界裡，這艘船



是以一介假神的名號稱王顯大。當人造的假神「自不量力」，要向宇宙真神爭榮誇勝，正有如中國「山海經」神話中的夸父巨人與日競走，終而渴死一般；這一艘自視為至大、至高並絕好、絕美的「夢幻之船」，其誇示顯能之心一日不止，一日就難保不要面對自我驕橫帶來的禍患或百密不免一疏的隙漏。

這樣說來，柯編導的《鐵》片之臺詞：「『鐵達尼號』號稱夢幻之船。它是呀。它當時的確是呀。」（「Titanic was called the ship of dreams.

And it was. It really was.」令人值得咀嚼玩味，大有一唱三嘆的跌足長恨之勢。而我們眼前彷彿立即浮現這座人類夢寐以求，恣縱飛舞於海上的水晶大皇宮，在眾卿夸夸而談聲中，不過乍生於大西洋之上五天五夜，旋即成了「夢幻」泡影。

(2) 船舵不夠大：柯編導在劇中，藉管理船務之人的口，告訴我們：這船的噸位確實極大（歷史事實是：它共重 46328 噸），但是它的船舵卻偏偏不夠大，以致驟見冰山，惶急中小舵不夠調度巨船，最後巨船遂與冰山發

生悲劇性擦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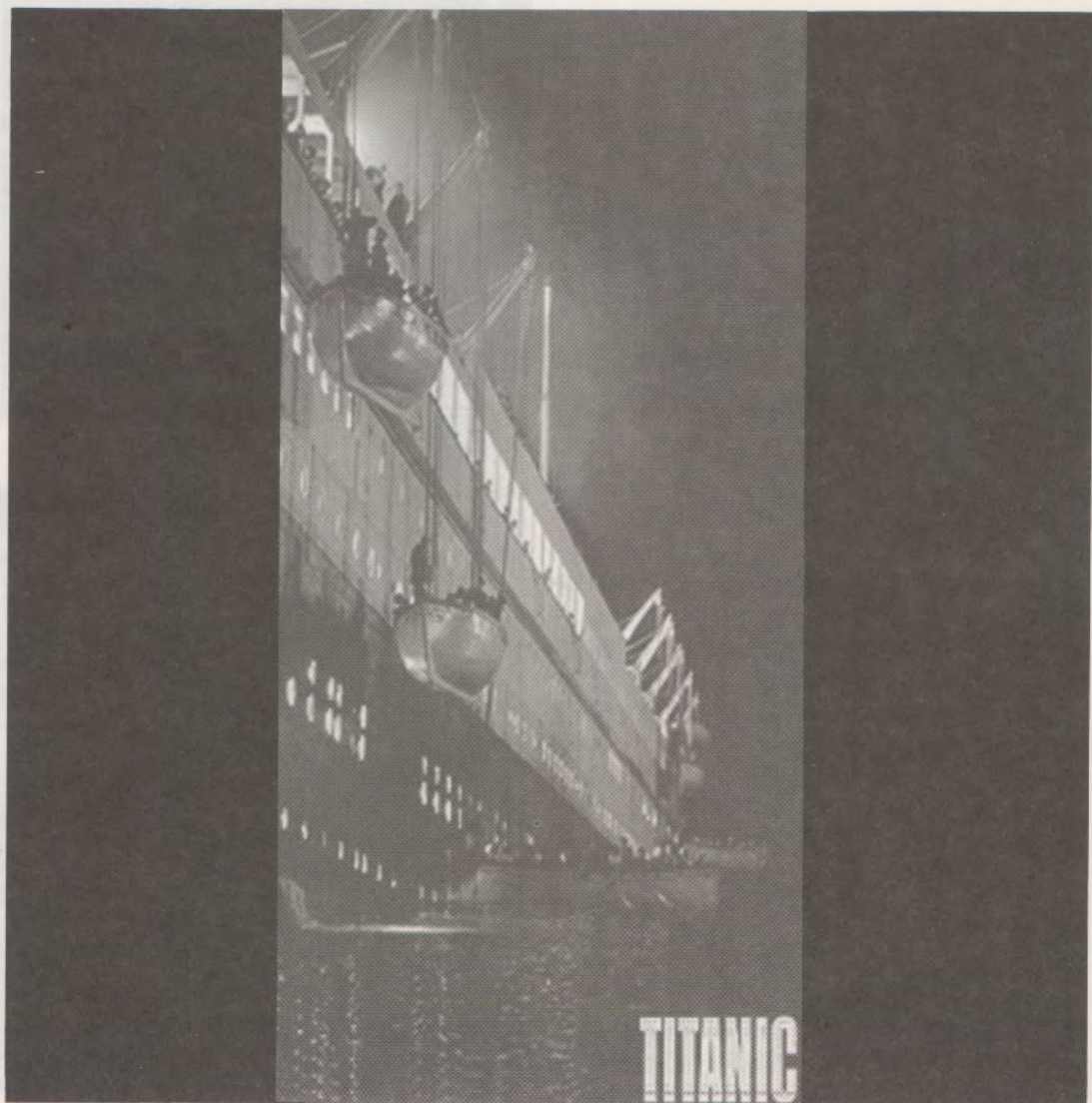
(3)致命的高速：對這麼巨大的船來說，每小時約40公里的速度是太快了，以致一旦擦撞冰山，終於造成致命性的結局。這就是要命的「誇勝」的要命之處了。

(4)鋼鐵過脆的脆弱：不過擦撞，卻釀成巨禍，主要在冰山雖沒把船撞出破洞，卻撞得船身鋼板張開，形成百公尺的長口子，造成五個船艙進水。

要知道這艘鐵船，本是當時鋼鐵工藝的登峰之作，而唯一缺點就可能在於這鐵過脆，禁不得一個擦撞，就得開口。所以它的火候還不到家呢。

(5)偏偏第五艙也進了水：極可扼腕長嘆的是——倘若四個艙進水，因皆備有水密艙設計都沒問題；而第五個艙也進了水，卻沒有了水密艙，這樣說來，第五艙進了水就表白了全船終必下沉了。這是柯編導特別讓戲中隨船的「鐵達尼號」的設計師作了這番沉重的「自知之明」的宣告，兼又預言了自家死亡的一己摸脈診斷的。

（歷史事實是：六個艙進了水，前五個艙進水還有救，但第六艙進水就沒得救了。所以柯編導設計的關鍵性





船損傷既少了一艙，其間的愴痛性自然更為加劇了。）

(6)「船長25年的行船經驗害了他！」：這是戲中臺詞，頗具一針見血，切中要害之效。船長即將退休，累積了25年的豐富行船經驗（歷史事實是：40年），這反而成爲他的阻礙了。原來他一方面被唆使大開快船（如前言第(3)項），以求此船既大又美兼又最快，便好登上「頭條」新聞，可以成爲自身榮退前的一生最高榮譽（卻沒想到最後因爲變成最大的海難而上了「頭條」）；另一方面，他又太過自信，自以爲即使看見冰山再躲避，也一以定來得及，不料反而鑄成千古大恨。

(7)要面子不要命的「盲點」：這是一艘自誇「上帝都沉它不了」的偉大

巨輪，害得人人全都對它太過自信。先是船主不願掛在船邊太多艘救生船，以免「面子掛不住」（這是柯編導多麼細心的挑明），以致最後只夠約七百人登上不夠用的救生船而獲救，其餘約一千五百人皆隨船沉沒大西洋。而事到後來，縱然是全船瞬息即沒，千鈞一髮之際，船上竟然仍有多人「至死不悟」，不信這艘華燈閃爍的巨船會沉，而拒絕上到數量有限，而又看來危弱的救生船的呢。如此看來，足見人的「盲點」何等深重沉黯！

以上皆是柯編導在全戲呈現末世式的災難這一背景主軸結構的後面，一步步逐漸鋪敘陳設的悲涼與愴痛的悲劇性因素。觀眾一路觀賞下來，雖然早知全軍覆沒般的結局難以倖免，卻得以清醒地面對一個個癥結而扼腕，而太息。隨著劇情起伏，我們如同酣飲希臘悲劇的神髓，一路發抒了或哀憐（*pity*），或恐懼（*fear*）的情致，終而要飲恨數算人類的一樁樁軟弱失算。其中雖然還有柯編導尚未著力發揮之處，如：「鐵」號船上雖然一直接獲各方拍來的冰山警訊，卻一

直聽而不聞似的——原來船上電報收發員的心和全船上的所有成員一樣，滿滿都是如何在紐約大肆舉行慶功宴饗之想，爭榮意念高達顛峰，如何能夠接納任何憂患意識？當事後痛定思痛，這必然也是要害和劇痛。然而，柯編導全力著墨之處已儘夠我們深思頓悟了。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那麼，你個人的，或是社稷的大小小「鐵達尼號」是否也仍在全速前行，橫衝直撞？（近期發生一樁校園血案，其受害人的自我暱稱，正是：「小小」。而兇手對她的男友（也同是受害人的男友）的暱稱，正是：「大大」）雖然百年過去了，我們不是同樣依舊重蹈那「身後有餘忘縮手」的覆轍嗎？要因著何德何能，要緣於何時何地，我們才會驀然覺醒？《紅樓夢》的「眼前無路想回頭」言猶在耳，難道總不外乎「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的憾恨嗎？難道再多的性命失喪，再悲痛的流血五步，都喚不醒我們的冷漠和麻木？

我們祈禱：衷願這當前世界第一賣座的巨輪：《鐵達尼號》，今夜就終能平安駛入我們個別心靈的「紐約港」。想來這該是本片全球大賣，造成狂潮之餘，比較安靜深潛的，不易為人知覺的，它對世人普遍抬愛的一個高貴的回饋罷。而筆者正以為這自是它最幽微的高度魅力所在呢。

倘若果真如此，今後我們一念及「鐵達尼號」這艘十一層樓高，四個街口長的「海上浮宮」，它就不單單是這個世紀初，盛極一時的權貴的象徵；而經由新版《鐵》片的醍醐棒喝，它從船名開始，也就著實點醒了我們至今的這般目無上主，睥睨群倫的大彼岸，大顛倒了。且讓我們在本世紀末，因著觀看新版《鐵》片而驚心末世末日好似忽忽將至，進而一邊體味柯編導在其新作中洋洋滿溢的一腔「海洋之心」，一邊加緊改舷易轍吧。至於除了「悲愴性」之外，新版《鐵》片的另一特質：「傳奇性」，也大有可觀。筆者是將男女主角的海上生死戀情看作「本世紀末，最後一則浪漫愛情童話」，其間自然包羅萬象，可歌可泣。這就得另行撰文，專

章爬梳了。

公元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完稿。
於新竹交通大學「暫容膝」

後記：如今我們雖已知道了第七十屆奧斯卡金像獎的結果：新版《鐵》片鍍了「十一」金，成爲最大贏家，本文仍舊保留原先的樣態，以存全全在金像獎結果揭曉以先，對新版《鐵》片評估與探尋其價值之真誠與嚴肅的心意。是以爲記。

公元一九九八年三月廿四日

